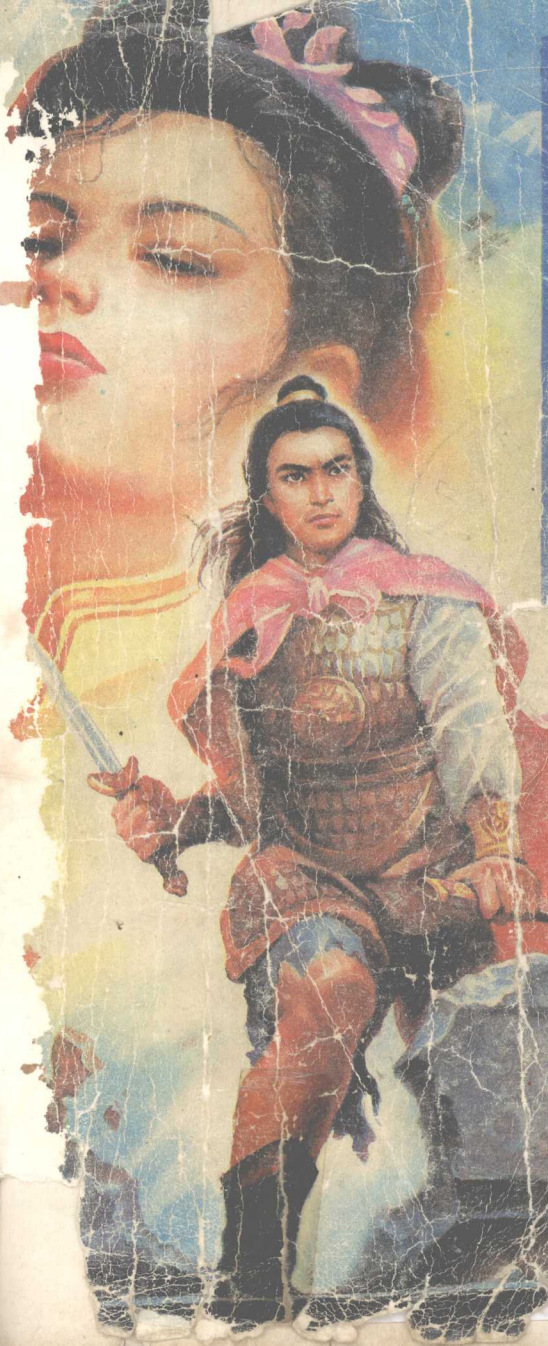


斗然 张鑫著

奇男怪女



1247.57-10C2

奇男怪女

毕 然 张 鑫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惨烈的战斗，动人的爱情，交织在一男三女的奇异故事里……

大宋神枪将蒋成林意外结识了西夏国金桃公主，两人一见如故，同怀美好愿望。谁知公主猝遭不测，她的丈夫、西夏兵马大元帅赵飞龙恨极蒋成林，下令捕杀……生死荣誉，千难万险。蒋成林面临强敌、巨蟒以及毒计；而两位公主和一位少女，又使他面临几许痛彻肺腑的生离，催人泪下的死别……

本书原名《美人魂》，其故事生动曲折，读起来引人入胜。

奇男怪女

毕然 张鑫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3印张 27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4.55元

ISBN7-80505-185-2/I·180

目 录

一	穷途艳遇	(1)
二	葫芦之谜	(12)
三	生而复死	(23)
四	夺命手书	(34)
五	奇岭怪客	(43)
六	面对死神	(54)
七	拚命之后	(64)
八	代人寻死	(74)
九	冷心美人	(84)
十	生爱死恋	(94)
十一	孤寨访美	(104)
十二	贪心舍身	(115)
十三	生死攸关	(125)
十四	赤身赤心	(136)
十五	为爱成仇	(148)
十六	恶作悲剧	(159)
十七	罪索缚龙	(169)
十八	恶人恶报	(178)

十九	无头尸案·····	(188)
二十	奇男怪女·····	(199)
二十一	险途逸趣·····	(210)
二十二	打斗姻缘·····	(221)
二十三	矛盾亲事·····	(232)
二十四	爱法罕见·····	(241)
二十五	美女可畏·····	(252)
二十六	杀人无血·····	(264)
二十七	大人小人·····	(276)
二十八	地下隐私·····	(287)
二十九	风流人物·····	(298)
三十	假作真时·····	(308)
三十一	恋意淫情·····	(319)
三十二	肉恩血仇·····	(331)
三十三	红颜黑心·····	(341)
三十四	恶抱毒吻·····	(352)
三十五	朝女野丫·····	(363)
三十六	情言戏语·····	(375)
三十七	好和歹分·····	(387)

一 穷途艳遇

在这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岭上，他已经转游三天了。他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却怎么也走不出这茫茫林海，巍巍群山。他曾把希望寄托在自己那匹神骏的白龙驹上——老马识途嘛！然而，他的马是因受惊蹿进这深山旷野里来的，已经不识归途了。他也曾对准一个方向，直往前走，认定早晚会走出去的；但奔驰的结果，不是峡谷峭壁拦阻，无法继续前进，便是峰回路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并不绝望，一定要出去，不愿死在这里。

他牵马走上了一个陡坡，解下马的嚼环，让它在附近啃着青草，自己坐在一块大青石上，长叹一口气，沉思起来——

三天前，在青龙关下，两军对峙，三军呐喊，战鼓咚咚，烟尘滚滚。军卒小校们都在为自己的主将摇旗助威，吆喝鼓劲。战场上，自己和西夏国大元帅赵龙飞战了半日，仍是胜败不分。突然，一阵号角声响，西夏兵如潮水般向宋军阵地涌来。继而，自己的父亲也统领兵马冲杀过去。霎时，杀了个昏天黑地，神惊鬼泣。自己瞅准一个空当，一枪向赵龙飞下盘扎去。赵龙飞招架不及，大腿上被刺中了。然而，自己的战马后蹄也被斜刺里赶来的一员番将刺破了。白龙马受到

突然袭击，一声嘶鸣，人立而起，然后没命地蹿过了番营，越过了许多山包、土丘、树林、沟溪……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它勒住，但发疯般的战马怎么也不受主人的控制了。直到连人带马摔下一个陡坡，白龙驹的头脑才得以清醒，神志恢复了正常。却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方知自己身陷绝境……

喂！实在走不出去就把马扔掉，我自己爬山越岭！凭我的功夫，朝东南方向照直走，总可以出去——马不能走的地方我能走嘛！可刚想到这儿又改变了主意：舍不得扔下这匹白龙驹啊！

“唉……”白龙驹的嘶叫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忽地站起身来，抽出腰中宝剑，两眼警惕地四下瞭望着。可能是遇到了野兽？他心想。环视一周，并未发现意外动静，便又转身观看白龙驹。那马一动不动，伸脖子瞪眼，两只耳朵支楞着，像是在谛听和判断什么声音。于是，他也侧耳细听起来。忽然，他两眼一亮，显出了意想不到的兴奋和喜悦。原来，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声马的长嘶。他高兴得跳下大青石，向自己的马跑去。这时，他的白龙驹扬蹄摆尾，又发出两声欢愉的叫声。当主人刚刚跨上它脊背的时候，它便一摇尾巴，向着马叫的方向跑去。

苍天保佑，可千万别是野马啊！他心里说。

又是一声马嘶。他循声望去，不由惊喜若狂。前边不远处的树林边上，拴着一匹小红马，鞍辔俱全，一边叫，一边兜圈子、尥蹶子。这绝对不是野马了。那么，附近就该有骑马的人了。

当白龙驹跑近小红马时，他喜悦的心倏地收紧了。离小

红马不远的一棵树上，吊着一个红衣女子。那身子还在微微摆动呢。他滚鞍下马，一招燕子入林，已到女子身上，长剑一摆，便把吊那女子的绢帕割断。女子的身体往下一落，竟被他单手一揽，用胳膊轻轻圈在怀里。一连串的举动，竟是那样机敏、果断、迅速、利落。

他把女子脖颈上的绢帕解开，抱着她坐在地上，让她的两腿骑在自己的两腿上，面对面坐好。他听人说过：救上吊的人要堵得两头都不能出气，便又把那截绢帕揉成一团，捂住她的嘴。直到那女子发出含混不清的说话声和哭泣声，他才慢慢把手松开，并用那绢帕为她擦去泪水和嘴边的唾沫。

红衣女子虽说呼吸均匀了，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那白中透青的小脸儿，逐渐变得红润起来。他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放下了心。直到此时，他才看清这是一位高贵而美貌的少妇。从那一头珍贵的首饰和一身华美的衣着上，就能断定她绝非平常女子。其实何止是穿戴漂亮，面貌更是绝美无双：细腻的肌肤，修长的眉毛，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巴，无处不透着诱人的魅力。他只觉浑身发热，血流加快，搂着女子后腰和脖子的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往自己怀里勾了勾。但这只是瞬间的事。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脸臊得又红又烫，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小子出身名门，可不能胡来啊！

终于，红衣女子把眼睁开了。当看清自己骑在一个陌生男人腿上，还被他脸对脸搂着时，不由“啊”的惊叫一声，一掌向他脸上扇去。他猝不及防，啪，腮上脆生生地贴了个锅贴。他长这么大，何曾挨过谁一指头呢！这一来觉得受了天大的污辱，不禁恼羞成怒，一下把她推在地上，自己腾地跳了起来，便要向这女子发作。

“啊？滚开！离我远点，别碰我……”红衣女子又羞恼，又惊恐，连喊了几声。

看到女子那发慌的眼神，他明白了自己刚才吃那一掌的原因，心里说，人家醒过来了，我怎么不把她放下呢？难怪她以为我是……唉！挨打不亏。想通了，气也全消了。他急于表白，对那女子说：“刚才我是在救你，不用那个架式不行。没别的意思……”

那女子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却不承他的情，小嘴一撇，嘟囔道：“谁叫你救我呢？”

“哈哈！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呢！不过，话再说回来，你既然真不想活了，那就是我多事啦。好吧，我再把你吊上去。”说着，他弯下腰，装作要去抓她的样子。

红衣女子见状，惊叫一声，连连摆手道：“走开！不许你沾我的身子……”

“嘻嘻！看来你想死是假的呀！既然不想真死，又怎么不叫人家舅（救）呢？”他的顽皮劲儿随时随地都显露，此刻顺口就骂了女子一句。

红衣女子没听出来，只是被说得哭笑不得，粉面通红，说：“你别管我！”

“怎么？管你？你要再上吊，喊我我都不管。若要不信，你再吊上去试试。”他歪着脑袋，诙谐地说。

“你怎么不试试？”红衣女子回了一句，不禁哑然失笑。一时间，心里的委屈愁苦和对他的敌意，一下子消失了大半。

看到女子心境好转，他方规劝道：“我还没请教你家乡居住，姓甚名谁呢！你年纪轻轻，正该过好日子，看样也没

受什么罪，却为何寻这短见呢？如有什么为难事儿，请说出来，我还会下大力帮你呢！”

红衣女子欲言又止，两只杏眼怔怔地望着他。只见他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二十岁上下。一张粉团似的脸，透着殷堂堂正正的豪气，两眼放着温和、善良而多少带点顽皮的亮光。看到他身上的紫花战袍和腰中悬挂的宝剑，不禁又向那匹白龙驹望去。她刚才松弛的心一下又收缩了，忙向：“你是什么人？”

“我？”他刚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忽觉欠妥。心想，这边塞地面，西夏人和宋国人杂居。这女子非等闲之辈，穿着打扮又六成像西夏、四成像宋国人。我还是小心为妙，便说，“我问你你不讲，倒来问我。我不像你给人闷葫芦钻。我家住在离青龙关不远的林家寨，名叫林成。随师学艺后下山，正逢两国交兵。我想去投军，若能立下大功，将来也好让老祖坟上冒冒烟！不料正遇见你在这里挂了勾。我好意救你，却落得吃你一拳，真是自作自受……”

“你是投宋国还是投西夏？”红衣女子有意把话岔开。

“你说我投哪边好？”

“谁管你！”

“那么，我先投西夏试试。”他故意这么说，好试探一下。

“啊呀！那太好了，我为你引荐。你随我到……”她忽然又闭口不说了。一时间的兴奋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沉着脸坐在地下，又现出无限悲苦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眼下两国正在青龙关交兵，你去投军，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好啦，你去吧！”

真是喜怒无常的女人！林成忍不住又问：“我还不知

你的芳名呢！”

“别问啦，问我也不告诉你。”她眼圈发红，声音有些哽咽。

她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看样子再问也是白费唇舌。反正她不会再寻死了，我让她指条路出去算了。林成想罢，便问：“我不知怎么搞的，走迷路了。你能不能给我指条道儿，让我走出这倒霉的山窝？”

红衣女子看了看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想了想说：“天太晚了，我也不大熟悉这里的路。再说，夜里走路，遇上毒虫猛兽，可怎么办？”

林成心想，她说的这还像句人话。尽管我不怕，可还有两匹马和她这人，万一有什么意外，自己难以应付。便说：

“那好吧。今晚暂且找个山洞住下，明天再走。”

“哎！我可不跟你住在一起！”红衣女子说完，又羞涩地偷看了林成一眼。

“你放心吧！”这一句林成说得很正经。

两人各自牵马，来到一个山洞外，把马拴在树上。林成薅了些干草，在洞内铺好。又拣了些干树枝来，打火燃着。接着，从马身上摘下两只白天射中的山鸡，架在火上熏烤。那红衣女子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林成问：“你吃不吃？”

“焉有不吃之理！”

林成不由上来三分火气，抢白她道：“想吃怎么不伸伸手呢？”

“还没有烤熟，我伸手做什么？”

“嗨！你是坐享其成啊！真不害臊。”

“害什么臊？我肯吃你烤的山鸡，是给你面子呢！”

“哟，这么大的架子，倒像个公主！”

“对，我就是公主。你权当是我的宫娥好啦！”她说完，扑哧笑了。

林成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在家时，也多是被人伺候，很少伺候过人。可眼下，面对这美丽清高的女子，倒心甘情愿地当起宫娥来了。

过了一会儿，林成忽然想起自己在路上还拣有几个山鸡蛋，便跑到附近泉边，和了块黄泥，用泥把鸡蛋包好，埋在火堆里烧。这时，红衣女子才慢慢踱过来，拿起一杆干柴棒，帮林成拨火。林成灵机一动，故意摇头晃脑、拿腔弄调地吟道：“肉香多亏公主拨火。”

不料红衣女子随口对上了下联：“蛋熟全凭宫娥捡柴。”

林成心内一动，马上又吟道：“肉香多亏公主拨火火大肉香。”

红衣女子微微一笑，也续下联：“蛋熟全凭宫娥捡柴柴多蛋熟。”

林成见她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更断定她不是村野女子，决计再考考她。略一思忖，又吟道：“干柴烤鸡，强似山珍海味。”

红衣女子抿嘴一笑，似乎没大思索便接道：“湿泥烧蛋，胜却凤髓龙肝。”

说完，二人对视，会心地笑了。

莫道是两只野鸡，几个烧蛋，二人却吃得津津有味。吃罢，林成把两匹马的鞍轡卸下来放进山洞，然后对女子说：

“公主，请进宫就寝吧！”

“宫娥，你呢？”

“我？看守马匹，为公主站岗瞭哨。”

“那就劳驾啦！”女子边说，边走进山洞。

月色下的山景是美妙而神奇的，然而却没能引起林成观景赏月的雅兴。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注意起两匹马来：它们分别被拴在两棵离得很近的树上，一会儿频频点头，轻轻抖动着嚼环打招呼，一会儿摩肩擦鬓，亲热异常地戏耍，小红马有时一动不动，任凭大白马用嘴去拱它的脖子。

看着两匹马的亲昵劲儿，他忽然心乱起来，不知怎的，他又想起这位红衣少女来。她究竟是什么人？又是谁欺负了她？以致把她逼上绝路……渐渐地，他又想像着身后山洞里的情形：她躺在那松软的干草上，乌黑的头发蓬松着，神态安详地微闭着眼睛。但她绝对没睡着。她也许在回想自己的往事，也许是在想我……不知不觉中，林成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幻境……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使他从遐想中醒来。他的手本能地抓住了剑柄，并回头望去。那红衣少女已来到身后，微笑道：“你冷吗？”

“不冷。这心里……不，身上还热乎乎的呢！”此刻，他身上热是假的，脸上热是真的。

“你去睡吧！我睡好啦。”

“那你做什么呢？”

“我替你站岗。”

“不敢劳驾！哪有宫娥睡觉、公主站岗的道理呢？”他故作认真地说。

少女只是微笑，未回他的话。慢慢来到他身边，和他并肩坐在一起。他一阵心跳，本想起身往旁边挪挪，离她远些。

可终于没挪动。

“看来你也算个好人。”她淡淡地说。

“什么？”他差点跳起来，气愤地说，“我也算个好人？难道我跑到好人堆里滥竽充数来啦？”

“比南郭先生好点，滥竽充数还算不上。”她仍是不急不躁、不气不火的那副模样儿。

“你说清楚点！”他火气不息。

“说什么？男人中有几个好人？把你算作好人就不错啦。”

“好人就是好人。这‘算’字怎么说？”

“算就当查数吧。那就是在清点好人时，你偷偷溜了进来，也被查了进去。”

他哭笑不得，索性扭过脸去不理她。不料少女怒道：“好哇！你敢不理我？着打！”

话音未落，女子一掌打在他背上。他身子微微一晃，虽不甚痛，但也感到颇有功力，不过，他仍是一言不发地端坐着。

“你不敢跟我还手吗？”她挑逗地说。

“什么叫不敢，好男不跟女斗嘛！”

“哼！你是不怀好意，在打我的坏主意，怕得罪我，买好于我。”

“你胡说！”他一下站了起来，怒目圆睁地说。

“胡说什么！刚才我在洞里睡觉，你还打过我的坏主意，你当我不知道？”

“你……”他气得转身便走。但刚走了两步，却猛地又折回身子，坐到原处说，“好位厉害的公主，你还有什么本

事，全使出来吧！”

“哼！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发火！”她说。

“哈哈！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惹我发火。”

“我还没想过这事呢，你倒知道啦？请赐教吧！”她歪着头，显得调皮而又妩媚。

“也许是有个什么男人惹着了，伤害了你，你便恼恨所有的男子，拿我当替罪羊，来发泄你的气愤。也许是你对我存有戒心，故意试探。我说得对吗？”

“你真聪明！”她夸赞一句又问，“那么你对我的无理挑衅，为何一忍再忍呢？”

“除去我知道你是故意淘气外，再就是我觉得人们之间，也应该像它们那样。”他用手指了指两匹仍在亲昵的马。

她没再说什么，低下头，发出一声轻微的哀叹，过了一会儿说道：“你真好！要是早遇上你就好了！”

他似懂非懂，两眼怔怔地望着她，似在琢磨这句话的含意。两人谁也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着，过了好久，他低声问：“你在想什么？”

“嗯？”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她的眼被对方两眼射出的光刺了一下，身子不由一哆嗦，忙说，“我在想，你终归不是顶好的人。”

他忍不住想笑，可总算没笑出声，问道：“你能再把话说得明白一些吗？”

“你不该撒谎！”

“我，我撒什么谎来？”他有些不解。

“你不是什么林家寨的林成，也不是要到西夏营从军。你是跟西夏营打仗的人。你是大宋国镇边元帅的儿子——少

帅蒋成林！”

“啊？”他惊得瞠目结舌，不打自招地说，“你，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

“我嘛——”她拖着长腔，“你不是知道了吗？还问什么？”

“我知道什么？”

“你不说我是公主吗？”

“啊！难道你真是公主？”

“你这个宫娥是假，可我这个公主是真。”

“那……你是哪国的公主？”

“就是你的敌对国——西夏的公主……”

二 葫芦之谜

蒋成林一听对方是敌国的公主，立时腾地跳起身来，离她远了两步，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像望一条浑身花纹的蛇。

公主朝他直笑，后来挖苦道：“怎么，吓坏了吧？还不动手杀了我？”

这句话从反面提醒了蒋成林：是呀！她虽是敌国的人，可她眼下手无寸铁，刚才又寻过死，我怎能再跟她动手呢？于是红着脸笑笑，直搓双手。公主等了他好一会儿，才释然一笑，平静地说：“蒋将军，你的为人我十分佩服，所以才对你说实话。我刚才还想死掉，把这马留给你，因为它可以把您领出这荒山林海。但你给了我生的勇气，给了我对人世的爱。我现在一点也不想死了。我觉得人活着竟是这么好。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对你说出实情，还因为我被你征服了。理智告诉我，我输给你了。你获得了我对你彻底的信任。我相信，不论我是什么人，你不但不会加害于我，而且还会鼎力相助。”

蒋成林两眼一眨不眨，吸进的一口气，半天没往外呼，生怕听不真切。